



拈花笑佛

梁启超·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拈花笑佛

梁启超·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拈花笑佛/梁启超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3

(大家写给大家. 第2辑)

ISBN 978-7-5502-1286-2

I. ①拈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佛教—研究 IV. ①B9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6029号

拈花笑佛

责任编辑: 丰雪飞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
责任校对: 林 丽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42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286-2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55036 010-64243832

代序 禅悟人生

梁启超

佛教之反对印度旧教言灵魂者何也？旧教言轮回言解脱，佛教亦言轮回言解脱，独轮回解脱之主体，旧教惟属诸么匿，佛则么匿与拓都并言之，而所重全在其拓都，此其最异之点也。故此主体者，佛教不名之曰灵魂，而名之曰羯磨，旧教言灵魂。虽各各不同，然皆言有一“神我”，我为所轮回体，神我为能轮回体。佛教以为若此沾滞于小我，是求解脱而反系缚也，故排之而立羯磨义。佛说以为一切众生自无始来，有“真如”、“无明”之二种性，在于识藏。而此“无明”，相熏相习，其业力总体演为器世间，是即世界也；其个体演为有情世间，即人类及其他六道众生也。以今义释之。则全世界者，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；佛说不限人类，今举狭义耳。一社会者，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；个人者，又个人之心理所造成也。今之个人，由有生以前之心理所造；今之心理，又造成死后之个人。全世界乃至一社会亦复如是。佛说一切万象悉皆无常，刹那生灭，去而不留，独于其中有一物焉，因果连续，一能生他，他复生一，前波后波，相续不断，而此一物名曰羯磨。佛说经汗牛充栋，语其指归，不外发明此义。

而我现在有所行为，此行为者，语其现象，虽复乍起即灭，若无所留，而其性格常住不灭，因果相续，为我一身及我同类将来生活一切基础。世界之中，有人有畜，乃至更有其他一切众生；人类之中，有彼此国，有彼此家，有彼此族，彼此社会。所以者何？皆缘羯磨相习相熏，组织而成，是故今日我辈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话，一感一想，而其影象直刻入此羯磨

总体之中，永不消灭，将来我身及我同类受其影响而食其报。此佛说之大概也。

孔教不甚言灵魂，《易·系》言：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”《礼记》曰：“蒸蒿凄怆。”非不言之，特不雅言耳。顾亦言死后而有不死者存。不死者何？一曰家族之食报，二曰名誉之遗传。所谓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又曰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是也。此二义者，似彼此渺不相属，其与佛教、景教及近世泰西哲学家言之论死生问题者，更渺不相属。虽然，吾以为此所谓不死者，究无二物也。物何名？亦曰精神而已。综诸尊诸哲之异说，不外将生命分为两界：一曰物质界，二曰非物质界。物质界属于么匿体，个人自私之；么匿体又非徒有物质界而已，亦有属于非物质界者存。非物质界属于拓都体，人人公有之。而拓都体复有大小焉，大拓都通于无量数大千世界，小拓都则家家而有之，族族而有之，国国而有之，社会社会而有之。拓都不死，故吾人之生命其隶属于最大拓都者固不死，即隶属于次大又次大乃至最小之拓都者皆不死。今请以佛说之名词释之。佛之言羯磨也，个人有个人之羯磨。何以能集数人至十数人以为家？则以有其家特别同一之羯磨；乃至何以能集千万人以为族，集亿兆人以为国，集京垓人以为世界？则以有其族其国其世界特别同一之羯磨。个人之羯磨，则个人食其报；一家之羯磨，则全家食其报；一族一国乃至一世界之羯磨，则全族全国全世界食其报。

然则吾人于生死之间，所以自处者，其可知矣。今吾请隐括前言而续演之曰：我之躯壳，共知必死，且岁月日时，刹那刹那。夫既已死，而我乃从而宝贵之，罄吾心力以为彼谋，愚之愚也；譬之罄吾财产之总额以庄严轮奐一宿之逆旅，愚之愚也。我所庄严者，当在吾本家逆旅者何？躯壳是已。本家者何？精神是已。吾精神何在？其一在么匿体，将来经无量劫缘以为轮回，乃至入无余涅槃，皆此物焉；苟有可以为彼之利益者，虽糜其躯壳，不敢辞也。其一在拓都体，此群焉，此国焉，此世界焉，

我遗传性所长与以为缘而靡尽者也；苟有可以为彼之利益者，虽糜其躯壳，不敢辞也。夫使在精神与躯壳可以两全之时也，则无取夫戕之，固也；而所以养之者，其轻重大小，既当严辨焉。若夫不能两全之时，则宁死其可死者，而毋死其不可死者；死其不可死者，名曰心死。君子曰：“哀莫大于心死。”

目 录

代序 禅悟人生 / 1

第一章 禅解人意

1. 佛法东传记 / 3
2. 中国佛法之兴衰 / 6
3. 佛教教理之演变 / 23
4. 汉明帝与佛教 / 48
5.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 / 52
6. 佛教与西域 / 63
7. 佛教心理学浅测 / 72
8. 佛教与社会 / 86
9. 无我之境界 / 93

第二章 德性与德行

1. 中国国民之品格 / 101
2. 中国道德之大原 / 106
3. 国民十大元气论 / 116
4. 十种德性 / 132
5. 人生目的何在 / 140
6. 最苦与最乐 / 144

7. 敬业与乐业 / 146
8. 作官与谋生 / 150
9. 三十自述 / 157

第三章 慧炬长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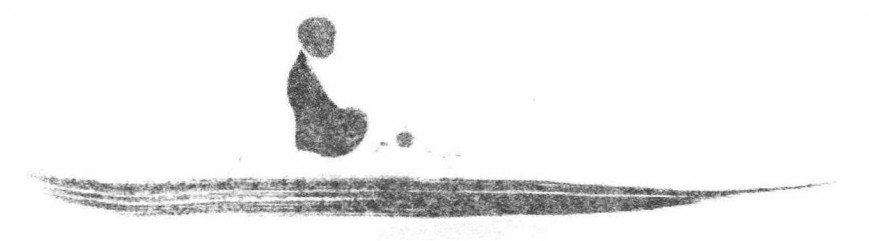
1. 读《异部宗轮论述记》/ 165
2. 读《修行道地经》/ 171
3. 说《大毗婆沙》/ 173
4. 《那先比丘经》书 / 184
5. 《大乘起信论考证》序 / 186
6. 《大宝积经·迦叶品》
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 / 190
7. 《四十二章经》辨伪 / 193
8. 《牟子理惑论》辨伪 / 200
9. 精校本《玄奘传》书后 / 203

第四章 净心启智

1. 什么是文化 / 223
2. 人生观与科学 / 230
3. 为学与做人 / 236
4.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/ 242
5. 学问之趣味 / 250
6. 美术与生活 / 254
7. 学与术 / 258
8. 读书心得 / 261
9. 教育与趣味 / 274

第一章

禅解人意





1. 佛法东传记

外为之佛教，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？输入以后，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？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。

今吾所首欲讨论者，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，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。

“汉明帝时，始有佛法”（韩愈《论佛骨表》（注释：原误作“《谏迎佛骨表》”，今改正。）语），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。吾人心中，总以为后汉一代，佛教已粲然可观，乃参稽考证，而殊觉其不然（说详下）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论云：“至于佛道神化，兴自身毒。而二汉方志，莫有称焉……騫、超无闻者，岂其道闭往运，数开叔叶乎？”据此足证两汉时人，鲜有知佛。官书地志，一无所载。学者立言，绝未称引。王充者，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。其所著《论衡》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，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，独于佛教，未尝一字论列。此即当时此教未行有一力之反证。故语佛教之初纪元，自当以汉末桓、灵以后为断。但前此史迹，于此间消息，固亦有可窥一二者。

其一，朱士行《经录》称：“秦始皇时，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，赍佛经来咸阳，始皇投之于狱。”（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一引）（注释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原文如下：“又始皇时，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，赍经来化，始皇弗从，遂禁利防等。”）。此经录本不甚可信。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，似无征引之价值，但最当注意者，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（秦始皇：西纪前二四三——二一〇。原误作“西纪前二四三——二一七”，今改正。）。阿育王：西纪前二六六——二三〇（据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《宗教卷》“阿育王”条，其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268——公元前232年。）阿育派遣宣

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。其派在亚洲者，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，南至缅甸，仅有确证，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（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）。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，其事非不可能《佛门掌故》称，育王起四万八千塔，其二在中国。此虽荒诞，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）。但籍曰有之，然即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，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。

其二，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云：“汉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《浮屠经》。”（《三国志》裴注引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祖述其说）。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，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，正征服罽宾，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，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，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，从而问业，亦意中事。但既无著述，亦无传授，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。

其三，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云：“英（注释：原此处脱“少时好游侠，交通宾客”二句。）晚节更喜黄老学，为浮屠斋戒祭祀。永平八年，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（注释：原误作“续”，今改正。）。英……奉送缣帛，

以赎愆罪（注释：原误作“赎愆”，今补。）。……诏报曰：‘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（注释：原误作“慈”，今改正。）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。何嫌疑，当有悔吝？其还赎以助“伊蒲塞”（即优婆塞）、“桑门”（即沙门）’之盛饌，因以班示诸国。”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，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，自当以英为首。然以帝子之尊（英为光武子），而服其教，则在社会中先已有相当之根柢可知。故教义输入，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。



佛教创始人——释迦牟尼

其四，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载桓帝

延熹九年（注释：原误作“七年”，今改正。）楷上疏云：“闻宫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（注释：原误作“词”，今改正。）”此语见诸奏牍，必为事实无疑。帝王奉佛，盖自此始。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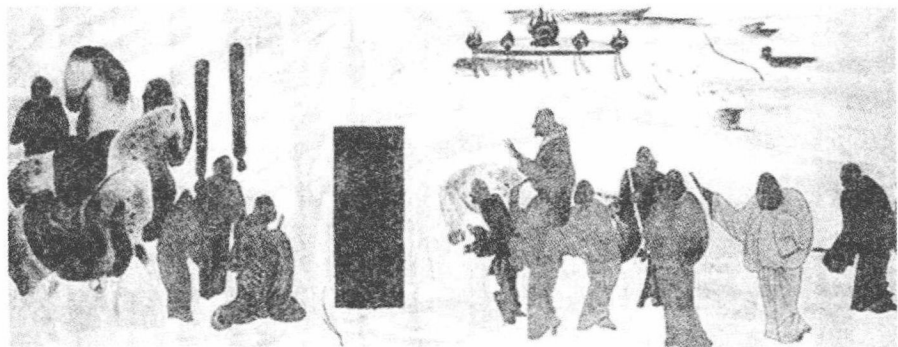
汉明之永平求法说，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，遣使西域，赍还经像，创立寺宇。今藏中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即当时所译；魏恶后之洛阳白马寺，即当时所建。甚者演为释、道两教竞技剧谈，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。虽然，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，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。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，使节往返，为事实上所不可能。即兹一端，则此段史迹，已根本不能成立。其所宗据之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察其文体，案诸经录，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，绝非汉时所有。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，其年月，其所遣之人，所历之地，所作之事，无一从同，而矛盾罅漏，随处发现。故以吾之武断，直谓汉明求法事，全属虚构。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阅争，道家捏造谰言，欲正成佛教之晚出；释家旋采彼说，展转附会，谋张吾军。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，盲盲相引，其先后涂附之迹，历然可寻。治佛学史者，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拔除，庶以察觉思想进展之路，不致歧谬也。

2. 中国佛法之兴衰

佛法初入中国，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。正史中记载较详者，为《魏书·释老志》。其文如下：

“汉武……开西域，遣张骞使大夏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有浮屠之教。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存口授浮屠经。中土闻之，未之信了也。后孝明帝夜梦金人，顶有白光，飞行殿庭，乃访群臣，傅毅始以佛对。帝遣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，写浮屠遗范。愔仍与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东还洛阳。中国有沙门及跑拜之法，自此始也。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。明帝令画工图佛像，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，经缄于兰台石室。愔之还也，以白马负经而至，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。摩腾、法兰咸卒于此寺。”

此说所出，最古者为汉牟融《理惑论》。文在梁僧佑《弘明集》中，真伪未敢断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牟子》二卷。注云：汉太尉牟融撰，今佚。《弘明集》本篇篇目下注云：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。然读其内容，



张骞出使西域图

则融乃苍梧一处士，流寓交趾。不惟未尝为太尉，且未尝为太守也。书凡三十七节，专务拥护佛法。文体不甚类汉人，故未敢置信。若其不伪，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。其后，文饰附会，乃有永平十四年，僧道角力，宗室妃嫔数千同时出家，种种诞说。又造为摩腾所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编入藏中，流通迄今，殆皆不可信（此等诞说最古者，出《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》，见唐道宣《广弘明集》。注云：未详作者。据所说，则道士褚善信、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，与摩腾等斗法，道经尽毁云云）。大抵愔、景西使，腾、兰东来，白马驮经，雍西建寺，事皆非虚。然所谓语提倡佛法者亦仅此。至于创经典，广度沙门，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（《四十二章经》真伪，别详第五章）。然诵习佛法者，早已有人，盖不容疑《后汉书》光武十王传云：

“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。永平八年，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贖愆罪恶。诏报曰：‘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慈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？其还贖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。’因以班示诸国。”

汉明遣使事，相传在永平十年（《释老志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高僧传》，皆无年岁。其指为永平十年，自隋费长房之《历代三宝记》始）。然报楚王英诏，在永平八年。浮屠（佛陀）、伊蒲塞（优婆塞）、桑门（沙门）诸名词已形诸公牍，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。有名称先有事实，然则佛法输入，盖在永平前矣。《释老志》称“汉世沙门，皆衣赤布”。则当时沙门，应已不少。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，谓“汉明感梦，初传其道，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，其汉人皆不得出家。魏承汉制，亦循前轨”（《高僧传》卷九。原误作“《高僧传》卷千”，今改正。《佛图澄传》引）。此述汉魏制度，最为明确。盖我国自古以来，绝对的听任“信教自由”。其待远人，皆顺其教，不易其俗。汉时之有佛寺，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，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，非含有奖励之意也。然桓帝延熹九年，襄楷上书，有“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”一语（《后汉书》本传）。据此，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。桓、灵间，安息国僧安世高、月支国僧支娄迦谶，先后至洛阳，译佛经数十部，佛教之兴，当以此为纪元。

吴康僧会尊者



三国时，刘蜀佛教无闻，曹魏稍翻有经典。而颍川朱士行，以甘露二年出家，实为汉地沙门之始（据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原误作“《唐代三宝记》”，今改正。卷三）。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。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（参观《高僧传》会传）。在建业设建初寺，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。

而支谦亦在吴译《维摩》、《泥洹》、《法句》诸经，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，谦之功也（详第五章）。

至西晋时，洛下既有寺四十二年（见《释老志》）。而竺法护远游西域，赍经以归，大兴译事（详第五章）。河北佛教渐以光大。石勒僭号，而佛图澄常与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（参观《高僧传》澄传）。其于佛教之弘布，极有力焉。

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，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，佛教渐渐输入中国，且分布于各地。然其社会上势力极微薄，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。王充著《论衡》，对于当时学术、信仰、风俗，皆痛下批评，然无一语及佛教，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。沙门以外，治此学者，仅一牟融。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，具如前说，此期之佛教，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。摩腾角力，虽属诞词，然康会在吴，佛澄在赵，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，无庸之讳。质言之，则此期之佛教只有宗教的意味，绝无学术的意味。即以宗教论，亦只有小乘，绝无大乘。神通小术，本非佛法所尚，为喻俗计，偶一假途（注释：梁启超原注：《高僧传·佛图澄传》：“石勒问澄：佛道有何灵验？澄知勒不达深理，正可以道术为征，即取应器盛水，烧香咒之，须臾生青莲花……”《续高僧传·菩提流支传》：“支咒水上涌，旁僧嘉叹大圣。人。支曰：‘勿妄褒赏，斯乃术法，外国共行，此方不习，

谓为圣耳。’”)。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，大率缘此起信，其于佛法之兴替，功罪参半耳。

二

佛法确立，实自东晋。吾于叙述以前，先提出两问题。第一，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，且至东晋而始盛耶？第二，中国何故何尊大乘，且能创立“中国的佛教”耶？此第二题，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，今先答第一题。

我国思想界，在战国本极光明。自秦始皇焚书，继以汉武帝之“表章六世，罢黜百家”，于是其机始窒。两汉学术，号称极盛，揽其内容，不越二途。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，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。及其末流，二者又往往糅合。术数之支离诞妄，笃学者固所鄙弃，即碎义逃难之经学，又岂能久饫人心者？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，“其学问欲”曾无止息，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，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。我国民根本思想，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，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孔子之《易》，老子之五千言，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。魏晋间学者，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，故所谓“易老”之学，入此时代而忽大昌，五弼、何晏辈，其最著也。正在缥缈彷徨，若无归宿之时，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，忽于此时输入，则群趋之，若水归壑，固其所也。

季汉之乱，民瘼已甚，喘息未定，继以五胡，百年之中，九宇鼎沸，有史以来，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。一般小民，汲汲顾影，旦不保夕，呼天呼父母，一无足怙恃，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，谁不愿托以自庇？其稔恶之帝王将相，处此翻云覆雨之局，亦未尝不自怵祸害。佛徒悚以果报，自



道家学说创始人——老子